

霜降

讀享·九州

本期看点

霜降木归山 秋尽景初鸣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

林语堂：和乐的新奇与惊喜

人的季节

略论孔学大体

生命该如何奋进

汪曾祺：宋朝人的吃喝

刘备托孤

目 录

1 / 卷首语：霜降木归山 秋尽景初鸣

5 /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二）

19/ 人的季节

24/ 林语堂：和乐的新奇与惊喜

35/ 略论孔学大体

41/ 生命该如何奋进

53/ 汪曾祺：宋朝人的吃喝

60/ 刘备托孤

| 卷首语 |

霜降木归山 秋尽景初鸣

今日霜降。

书言，“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

从此之后，草木黄落，蜚虫咸俯，似乎即刻转入一派萧瑟索落。

不过，如果在北方，最是在北京，“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也刚刚出现，前往香山观赏红叶的人士，估计又得爆满山林了。萧索的季节，依然可以有红叶层林之美。

正所谓，萧索虽在季节，美景更在己心。

不论外在境遇有多少变化，内心的笃定和坚持却不敢有丝毫松动。吴宓先生的一则小事，对这一点诠释的更为真切。

“文革”期间，人心浮动，教育受到冲击。很多学生既无心境亦无时间来读书学习，但吴宓仍然劝学生利用片段时间来学习。江家骏是吴宓好友吴芳吉的老乡，且喜读吴芳吉的诗，吴宓

对他颇有好感，有时会请他吃小馆，同时加以教诲，指定读物，布置作业。吴宓对他说，没有整块的时间也可学习，要抓住一切时间，能学半点钟就学半点钟，能学十分钟，就学十分钟。他还叮嘱江家骏做事要专心：“做某事时，专门打开某个抽屉，晚上就寝时，就把抽屉关上，不去想它了。”

吴宓先生此法，看似简单，实则上等智慧，更透出先生对于治学读书的一种笃定和坚守，无论外在际遇如何，都不曾有变。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由秋转冬，霜降正当其时。其实，人生正如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涂抹不同的色彩。但是，在种种变化之中，该有一个不变的主题方可。

人生可以缤纷，可以萧索，一如四季交替往复，不过，若可以在境遇变换之中，保持自己内心的热度和执

着，那么，收获将不仅仅是春秋四季。

霜降之际，蛰伏坚守待来春，与君共勉。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10月23日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二)

时 间：2015年11月28日14:30-16:30

地 点：彼岸书店·牡丹园店

嘉 宾：李炜光(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国川(知名财经媒体人)

主持人：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新知沙龙理事长)



（活动现场）

纪彭：我作为主持人，本身是一个国家人文历史的主编，是做历史工作的，其实对财政、财税这一块，并不是很了解。但是一说到制度史，我们大家肯定离不开税收这件事情。在李老师的书里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谈历史问题，所以我想，因为谈现实问题，我们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问题来入手。李老师在《权力的边界》这本书里讲到了两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让李老师集中力量给我们讲一讲。

第一个，其中有一篇讲到大宪章，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特别高看大宪章，因为我们做历史的都知道，那份文件是一帮人在那吵出来的，好多条目还是重复的，那时候的贵族你一言我一句，书记员给记下来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沉淀下来的合法性，为后来英国的转型提供了很多支持。



（英国大宪章运动）

但是当时的英国社会，其实所谓的代表权也好，税收权也好，都是在贵族的手中。参与大宪章讨论，或者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这些人里头，恐怕没有一个是平民百姓，都是爵士、大骑士之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怎么从开端、开始走过来的？其实不是一蹴而就，而且也不是说像天使那样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第二个，我看到书里谈到中国所谓的三个盛世，都是以轻税国富为基础，但是我们知道在近代以来，我们说西方略强的侵略也好，攻击也好，当时的人经常认为，是因为我们的财政积蓄能力不足，以及国家掌握的资源不足所造成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财政力量来组织和调动资源，使得我们暴利能力很弱。



经常看到晚清财政的情况很差，所以面对外力入侵的时候，一看没有那么多钱，就没办法了，这就是一个反差。就是一个国家的汲取能力较弱的话，它的中央财政很弱，就有可能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古代社会好的一面，这个东西在现代财税的角度，李老师有什么观点，这是第二个问题。

李炜光：纪彭是这方面的专家，提的问题都挺在点上，不是特别好回答。

1215年大宪章在中国巡展了一回，确实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但是刚才纪彭说，实际上最初是一帮男爵，认为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一些规矩被约翰王给破坏了，大家不满，说你如何在规矩之外乱征税、乱打仗，一有点钱你就去打仗，一打就败。大家知道约翰王是个无帝王，比较虚弱，所以男爵能够治他。确实过去有那时候的一些选拔，所以逼着国王签了一个新的协议，让原来的说话也说话。

其实它是保障原来的权力的一个宪章。主要说的一个是征税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个人没有经过审判，不能被抓起来，不能被逮捕；第三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旦你违反了不和我们商量就征税，不和我们商量，不经过法律的允许你就抓人，那么我们可以起来去找你算账，甚至我们可以废除你。

大宪章为什么不俗？其实英国在大宪章签订以后，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先进国家，并不是很突出，并不是多文明、多现代，不是这样的。一直到了15世纪，特别是18世纪以后，整个的制度改革才算完成，那个时候英国走到了世界各国的前面，而且以逸待劳，它的制度基本上就不用大的调整。



（《大宪章》原件）

所以它最初就像踏入一条河，它是走对了。有的民族国家，就是踏进去不对，摸着石头过，摸着也不对，然后就退出来，退出来再换一个地方再下，还是不

对，就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我们这些国家没有，它总是找不到过河的一个准确的通道。

那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看大宪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征税要和我们商量，这一条很简单，但是这一条是最要命的。因为如果是个传统国家，最难做到的就是征税还要跟别人商量。中国的皇帝从来没有这个传统，谁来跟皇帝去商量？

中国传统体制下，皇权体制还有一个监管。北宋的时候——因为我在央视讲过百家讲坛——我讲过皇帝身边的监管，也有监百官的，还有监皇帝的，监皇帝的那种是只能说不能的，比如包拯就干过，皇上说一句话，金口玉言就都对，他的任务是说不是。所以说北宋的制度有一点超前，这话其实有道理。监管要提出问题来，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导致什么后果，所以要跟皇帝从反方向来提一些政策建议，但是他是反方向提的。

权利之外的权力制约，就是另外一种权力制约，就是我们现在特别忌讳的宪政。我觉得不是民间忌讳，不是老百姓讨厌宪政，还是最高统治者特别讨厌宪政，咱们不做评断，大家自己有自己的认识，但是什么是宪政，你得弄清楚了。每个人可能有心中自己的解释，我的解释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宪政？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就是在人世间，如果有一种权力存在的话，必须有另外一种权力关注他。就是没有一种至高无上，不能制约，不能反对，不能质疑的权力存在，如果存在，它就不是宪政。反过来那就是宪政，我是这么认为的。



大宪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开了这个先河，就是国王说的也不都对，国王如果出错，也可以纠正，这一条就足够了。不经法律的批准，不能逮捕任何人，这是很现代的一个理念，我们现在能做到吗？我都表示质疑，没有经过法律的审判，被抓的人还少吗？所以你刚才说，这一帮男爵逼着国王做，主要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的利益，但是它在基本理念上是对头的，它直通现代社会，我是这样认为。而且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王是可以反对的，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我们可以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军队，我攻打你国王的城堡，我把你国王给换掉，这就形成英国的传统。

所以在后面，13 世纪末英国就有下议院，下议院开始逐渐的把权力往自己这揽。所以现在的英国权力都在下议院，上议院没有权力，女王没有权力，女王

只有一个权力，就是同意，没有反对的权力。所以这个民族国家的制度演变是非常精彩的，一步一步的，它的起点就是大宪章，而大宪章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条款，就是不经同意，不准征税。不经谁同意，其实是次要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是不经男爵同意，或者说大贵族会议同意，那你不能征税，看着好像是内部的事，但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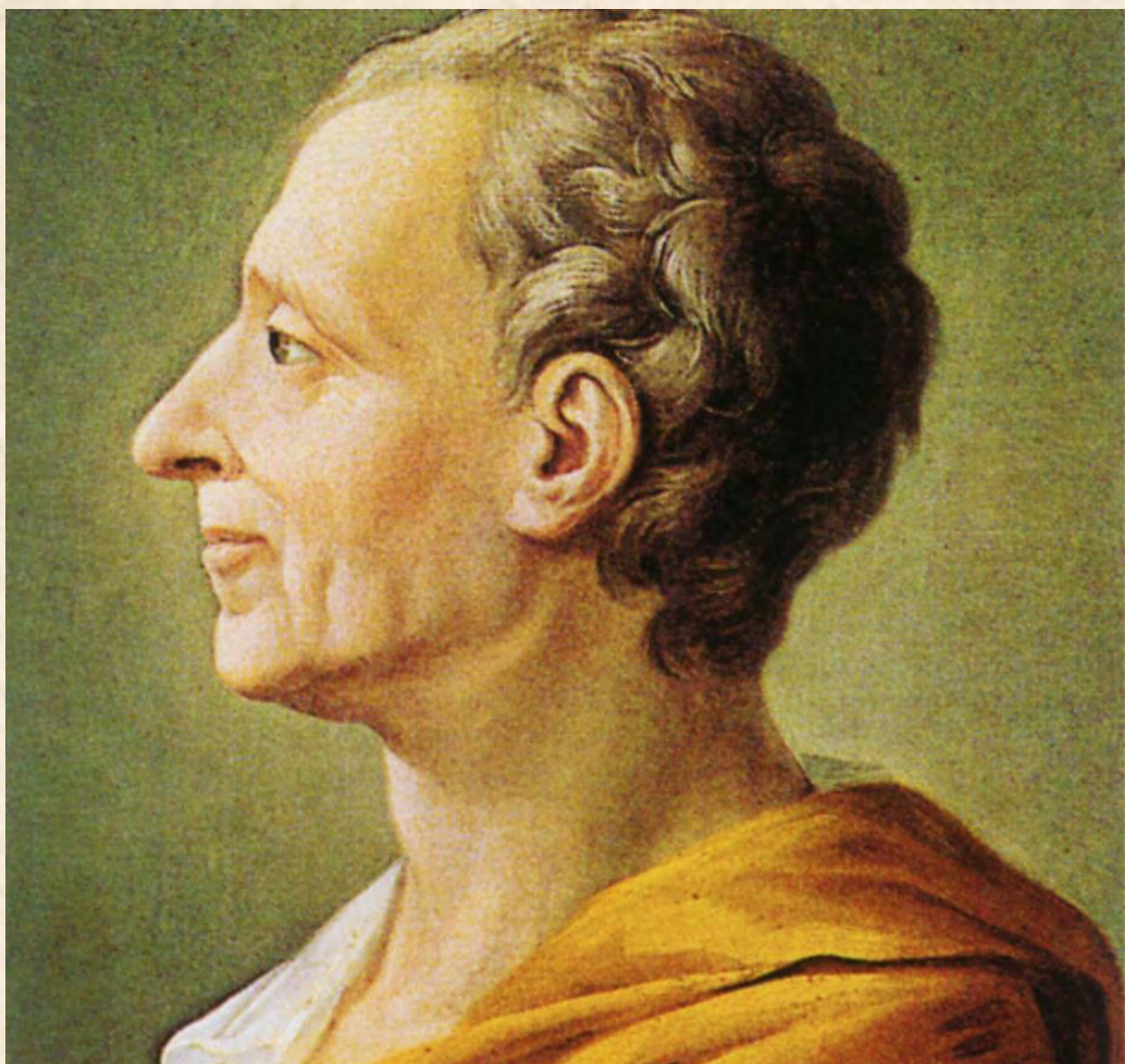
（英国议会开幕大典）

国王的征税是从来不需要跟别人商量的，他想怎么征税怎么征税，现在终于有一个反对的权力，尽管是体制内，是贵族内部的执行，但它仍然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这种外部的力量，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它是一种方向，指出来了以后，后边的人，比如说下议院更多的人出来，市民进来，骑士进来，都是中下等的人。你们说不同意，那我们也不同意怎么办？就开了一个制度演化的缺口，有可能演化到现代制度来，它

大方向是这样的方向。所以大宪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非常高的。

这本书的序言，我提到了大宪章，因为今年6月15号，是大宪章建立800周年。所以这一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本来我们是想举办一个纪念活动，把国内的很多优秀的学者集中起来，大家讨论一下大宪章。这事还是交给我去联系，我也去找了很多学者，但是这个事终于没有办成，因为大家顾虑太多了，大宪章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最后展览的地点都有点问题。所以还是有点敏感，虽然是800年前的事，还不是中国的事，但仍然在现代中国还敏感。这个本身就很有趣，我没有感觉它是很正确，很伟大的一个决策，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玩，这么一个心态足够了。

所以大宪章解决的是一个税收的核心权力归属的问题，同时也是现代英国制度的基本的演化结果。你看现在它征税的权力都已经落定了，都已经这样子，它的权力也是分支。按孟德斯鸠的说法，权力必须先分制，分制了才能互相制约，才能监督，没有这个你光提监督是不灵的。我给大家说这个东西是最难接受的，这个东西我们是不能接受的。甚至都别说外部的权力纷争，比如说行政权力和立法行政，还有执法的权力，还有人民公民的参与，这些权力应该是分立的，我们都不能接受，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孟德斯鸠）

还有一个是内部的权力分制不能接受。比如说前一段国库支配权力的归属，是归财政部还是归央行，这是内部的事，这两大部委打的好厉害，我参与了一下，结果弄的灰头土脸，财政部组织了一个专家来批准了我们几家。我们那个东西得到了上海的大力支持，《上海东方早报》花了6到7个版面来发表我们关于预算法实施条例的修订的意见，其中就包括国库的意见。结果财政部发动了全国财经院校的数十位著名学者来痛批我们，那斗争很激烈。其实说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权力制约和监督，还没有着，就已经开始玩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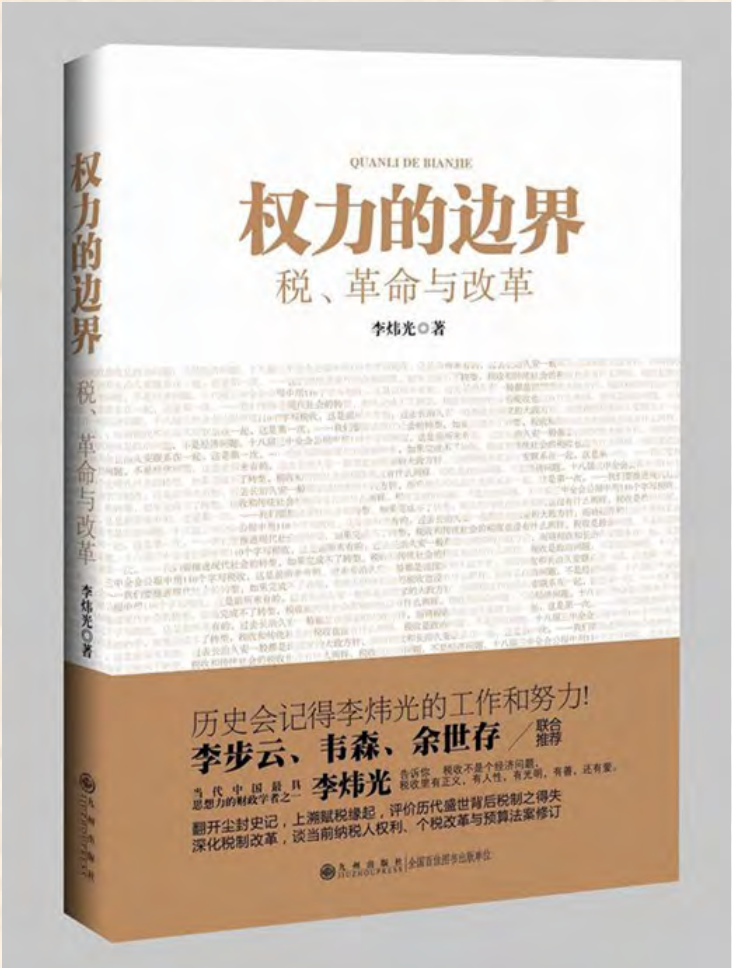
对，幸亏是现在，要是“文革”的时候，我估计我悬了，这是一个看法。

另外一个清末制度的改革,都认为清末的改革太慢。从刚开始的有时机到最后没时机,改革不是总有机会的,不是说你想改革的时候总能改革,清末到最后就是没有可能改革的。其实它真想改革,而且真不慢,从开始想改革的时候开始,到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出来,然后又颁布圣旨,玩真的,当时制定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每天最多的时候能出 100 多条。

推荐阅读:《权力的边界》

作者:李炜光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李炜光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反映了他近年来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立法修法过程中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

果。阅读本书，看李炜光如何从公共财政理论的视角，评析现代中国财税制度之短长，明晰税收与权力的边界，解读税收·改革·革命的关系。

“讀·享·團”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人的季节

◎ 济慈 / 著

◎ 屠岸 / 译



一年之中，有四季来而复往，
人的心灵中，也有春夏秋冬：
他有蓬勃的春天，让天真的幻想
把天下美好的事物全部抓到手中；
到了夏天，他喜欢对那初春
年华的甜蜜思想仔细的追念，
沉湎在其中，这种梦使他紧紧
靠近了天国；他的灵魂在秋天
有宁静的小湾，这时候他把翅膀
收拢了起来，他十分满足、自在，
醉眼朦胧，尽让美丽的景象
像门前小河般流过，不去理睬；
他也有冬天，苍白，变了面形；
不然，他就超越了人的本性。



英文原文

FOUR SEASONS FILL THE MEASURE OF THE YEAR

Four seasons fill the measure of the year
Four seasons are there in the mind of man.
He hath his lusty spring, 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 an easy span:
He hath his summer, when luxuriously
He chews the honied cud of fair spring
thoughts,
Till, in his soul dissolv'd, they come to be
Part of himself. He hath his autumn ports
And havens of repose, when his tired wings
Are folded up, and he content to look
On mists in idleness: to let fair things
Pass by unheeded as a threshold brook.

He hath his winter too of pale misfeature,
Or else he would forget his mortal nature.

注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年—1821年)出生于18世纪末年的伦敦,他是杰出的英诗作家之一,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济慈自幼喜爱文学,由于家境窘困,不满16岁就离校学医。1816年,他认识了李·亨特、雪莱等著名诗人,受到他们的影响。11月,他弃医从文,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终于成为当时英国文坛上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





林语堂：和乐的新奇与惊喜

◎ 曾纪鑫/文

林家的基督教身份可以一直追溯到祖辈，林语堂的祖母在一名漳州牧师的影响下接受洗礼……



林

家的基督教身份可以一直追溯到祖辈，林语堂的祖母在一名漳州牧师的影响下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父亲林至诚，则属“自幼随母皈主”。也正是这一西方宗教，影响并改变了林语堂的人生道路。

1895年10月10日凌晨5时许，林语堂呱呱坠世。

其时，父亲外出布道染上重感冒转为严重肺炎，卧病在床无法行走，而林语堂选择的出生时辰——卯时又格外的早，接生婆也来不及请或者说没人雇请，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冲破黑暗与混沌。母亲无奈，只好自己为自己接生。所幸生产顺利，林语堂送给世界的第一道“幽默大餐”才不至于适得其反。

在幼年的林语堂眼里，世界充满了惊奇与欣喜，而教堂悠扬的钟声与唱诗班的歌声更是让他陶醉不已。闭塞的乡村，唱诗班歌唱时，不知有没有管风琴伴奏，也不知是否讲究多声部的对位与和谐，反正父亲给他

取了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小名——和乐。和乐，既是和谐的音乐，也是和和气气、快快乐乐。



（幼年时的林语堂）

林家兄弟六人，姐妹两人，也算得上是个大家庭。林语堂在兄弟中排列第五。父母乡邻、兄弟姐妹全都“和乐”“和乐”地叫来叫去，儿时的语堂就是有什么不愉快，也会转瞬间烟消云散，变得和气而快乐。由此可见，乳名和乐对他未来幽默、闲适、随和的人生态度，有着一种难以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父亲性格幽默，布道时在讲台上喜说笑话，回到家中在饭桌上也爱跟孩子们开开玩笑。受父亲影响，林语堂从小幽默顽皮。

一次，他被大人关在门外不让进屋，就将一粒石子

扔进去道：“你们不让和乐进来，石头替和乐进来。”

再一次，他与大他五岁的二姐美宫吵架吵输了，便躺在泥地里像猪一样打滚，然后爬起来说：“好啦，现在你有脏衣服洗啦。”

还一次，老师批改他的作文，认为词不达意，不由得挥笔批道：“大蛇过田陌。”时年八岁的林语堂当即对曰：“小蚓度沙漠。”意思是他像一条小小的蚯蚓，在辽阔的沙漠蠕动着不断追求学问。

八个子女除四哥和平早夭外，全都存活下来。在既无田土，也无祖产的情况下，林至诚能够顺利地养育这么多子女，主要得益于他主持堂会教务的“薪水”。因此，和乐兄弟姐妹不仅生活无虞，也不必承担农村孩子常做的上山打柴负重、下地栽种收割等普通农活。

林语堂儿时常做的两件事，一是扫地，二是打水。扫地自不待言，打水就是从自家院子里的一口水井提水，给水缸灌满，或者浇浇菜园，算不得真正的体力活。对于这样的劳作，林语堂不仅没有苦不堪言之感，反而觉得很有趣，“我很快就发觉打水蛮有趣”，他曾经这样愉快地说道。

孩子一多，全都聚集、居住在一间不怎么宽敞的屋子内，免不了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父亲就像给教徒及民众布道那样，教育孩子们要相互友善，不要愁眉苦脸，尤其不要吵闹打斗。大家很听话，也就常将笑容挂在脸上。



（林语堂（前左二）童年时在家乡与家人合影）

六岁那年，和乐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教会创办的铭新小学念书识字。

一到晚上，兄弟姐妹就围坐在油灯前听父亲讲《圣经》中的故事，识字的孩子还得轮流朗读《圣经》。耳濡目染，他们常用《圣经》中的语言、故事、意义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林语堂小时就受了洗礼，入了教会。于是，他不仅看大人们祷告做礼拜，饭前睡前，自己也要不住地祷告。每次祷告都很虔诚，且有几分惶恐的味道，因为他相信祷告时，主（上帝）必定在天上注视着祂并认真倾听。

然而，林语堂从小就很有想法。

比如饭前祷告时必说“感谢上帝的赐予”，可是，林语堂身在农村，知道手上捧着的一碗米饭明明不是上

帝给的，而是农夫们勤扒苦做劳动得来，这让他困惑不解。

再比如，父亲布道时总说上帝无处不在，只要善良虔诚，祈求就会灵验。于是，囊中羞涩的林语堂就非常虔诚地祈求上帝赐给他一个银角子，好买一个芝麻饼，或是几粒糖果满足口腹之欲。而每次祷告祈求的结果，总是让他失望不已。正是这种独立思索，使得他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远离了基督教。

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一处闭塞乡村，简直就是一个独立遗存的世界。从坂仔到厦门，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乘坐客车只需两三个小时，而当时坐船，需整整三天。因此，尽管西方文明开始渗入中国，坂仔离通商口岸厦门并不太远，可林语堂所置身的社会，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他们一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主要得益于一张小报。这是一份上海基督教会主编的《教会消息》，油墨印刷，每周一期，每期一张，订费一年一元。正是从这份报纸中，林语堂开始了解西方。

纸上得来毕竟肤浅隔膜，犹如观看刺绣背面，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小林语堂亲眼见识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林语堂）

坂仔礼拜堂建筑不知怎么出现了倾斜，远在西溪教区主事的英国传教士范文礼博士前来视察，决定从美国购买钢筋加固。

施工时，林语堂挤在人群中好奇地观看。他看见范文礼带着他的太太亲自坐镇指挥，命人将运来的钢筋用一只螺旋钉固定在中间，并把它们连接在支撑屋顶的木条上。随着螺旋钉的慢慢扭紧，钢筋开始一点一点地将木条牵拉在一块，不知不觉间，大家清楚地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许多。用钢筋将屋顶拔高，将礼拜堂扶正，不仅使和乐，就是当地群众，也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此外，范礼文博士及太太在林语堂家住宿后留下的一枚纽扣，几个盛牛油的罐头，都让他感到新奇与惊喜。

林语堂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这种难得的新奇与惊

喜,这也是他人生与创作的丰盈之源:“真正之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之惊奇感觉。”

范文礼博士带来的西方书籍,还有常读常新的《教会消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山地孩子而言,能接触到这么多西方宗教、哲学、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学问与信息,简直就是一种奢侈。正是这样的阅读,使林语堂对西方产生了一种难得的亲和与认同,从而乐此不疲地浸淫其中。

与此同时,父亲林至诚也没有忽略孩子们的国学修养。每逢寒暑假,早晨8点,父亲必摇铃召集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学习《诗经》《论语》等古典诗文,一边吟诵,一边释义。

最有趣的还是父亲将朱熹的一副对联,挂在坂仔教堂的墙上。朱熹任过漳州知府,留下了不少墨宝,林至诚好不容易弄到一副,不禁如获至宝。这在教规森严的基督教会看来,当属“违禁违规”之举。幸而坂仔僻远,这种“中西合璧”才不至于受到申饬整肃。

十岁那年,父亲决意送林语堂离开坂仔,到厦门鼓浪屿念书。这些年来,他已充分感受到和乐那与生俱来的聪慧与天赋,并对他寄予极大期望。他认为坂仔的学校不够好,希望和乐将来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去读书。



（青少年时的林语堂）

到厦门念书，自然也是免费的教会学校。林至诚的牧师“薪水”，顶多只够补贴家用，至于额外的费用与开销，就让他有点力不从心。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望着儿子说：“和乐，你要读书成名。”年仅十岁的和乐没有父亲那么多的沉重与复杂，他点了点头，一副十分轻松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语堂又点了点头，说：“我记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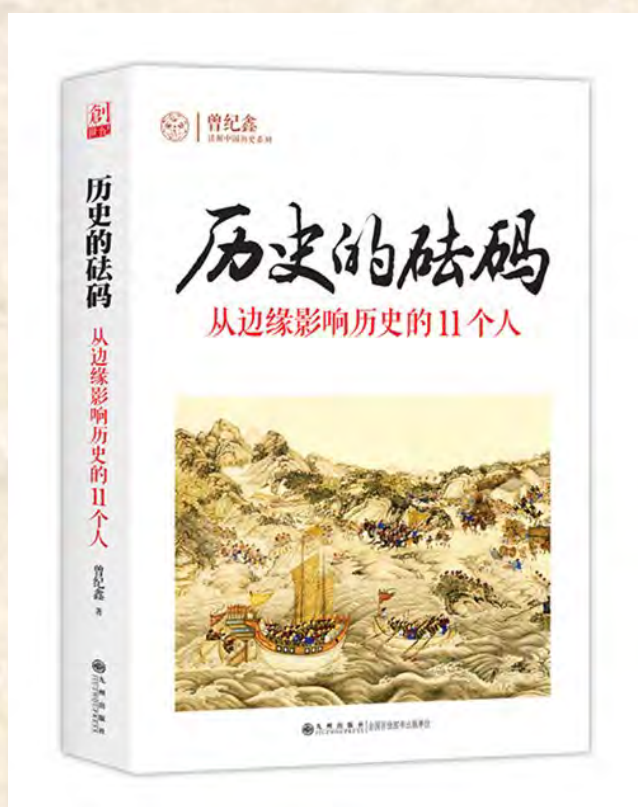
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儿子进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念书。读书第一，至于成什么才，出什么名，成多大的才，出多大的名，脑子里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和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林语堂，后来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成为红遍中西

的文化巨子。

本文摘自：《历史的砧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作者：曾纪鑫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十一位边缘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予以描述、阐释与评说。





略论孔学大体

◎ 钱穆/文

昔人常言孔、孟之学，又言儒学，言汉学、宋学，经学、理学，皆重言“学”……

昔

人常言孔、孟之学，又言儒学，言汉学、宋学，经学、理学，皆重言“学”。而近人好言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云云。窃谓中国本缺纯思辨之哲学，故论思想必究其学术。若不问其学术所本，而遽求其思想所归，则子贡已言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颜回亦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之叹。今居二千五百年之后，而空谈孔子思想，鲜不能使人无单薄空洞之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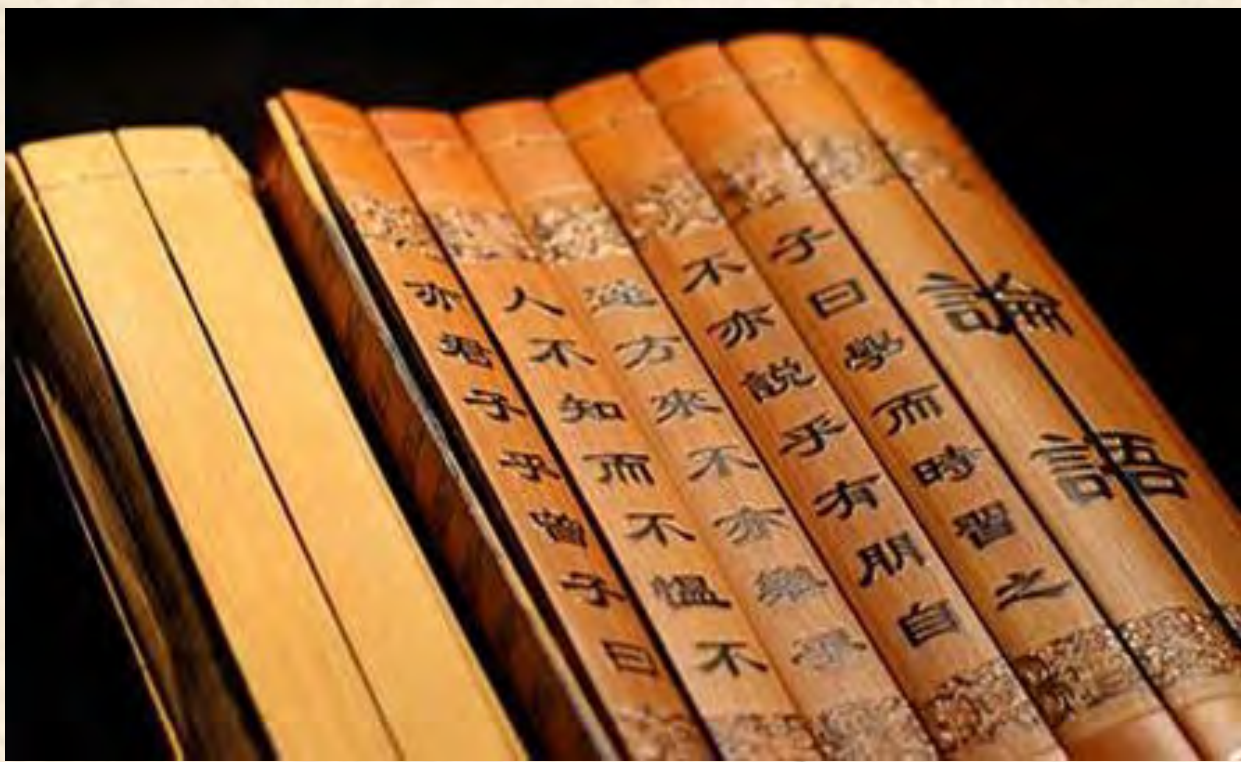
孔子之学，惟颜回言之最尽，曰“博文”，曰“约礼”。博文之大者，曰“六艺”，曰“《诗》《书》”。孔子博学，执御执射，又曰：“我多能鄙事。”学而时习，皆游于艺之事也。近代科学繁兴，各项工技日新月异，然其为艺也则一。若使孔子生今日，决不目为鄙事而不习。清儒颜习斋论此最深至。此孔学之一途也。

然习斋矫枉过正，不轻习艺而过斥读书。其弟子李恕谷，已悟其非。颜、李之学不能大传于后，亦习斋创议偏激，有以使然。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已斥其佞矣。孔门教人读书，首重《诗》《书》。《诗》属文，《书》属史。不通文史而高论仁道，亦非孔学正轨。

也。

后儒博文之学，偏重《诗》《书》经典，而忽射、御实艺。汉儒如郑康成，宋儒如朱子，皆旷代大儒，亦文亦史，于书无所不晓。其他或偏文，或偏史，其博涉之程度有差等，要之皆有闻于博文之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博文必归于约礼，于是有朱陆之异同。象山、阳明，其于依仁、据德之教，可谓易简。然象山曰：“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又曰：“使我不识一字，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则于孔门博文之训，仍不能谓无憾。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颜渊问为邦”，“雍也可使南面”，此皆列德行之科。则孔门之所谓德行，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其极必至于能治国平天下。否则何以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岂孝、弟、忠、信，而谓可以藏之不用者乎？故知宋儒论孔学，不论程、朱、陆、王，于依仁、据德之教，阐发良多，而于志道之义，则追求未切。龙川、水心之倚摭朱子，亭林、习斋之纠弹阳明，皆非未见而然也。

东汉诸儒，风标纯美，此亦孔门约礼之一端也。清儒治经，考据明通，此亦孔门博文之一端也。然于儒风衰微之世，转多通艺多才之士，或擅一技，精一能，或留意典章制度，能出而济世用，其著者如唐、如元，此亦儒之一格也。

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吾道一以贯之。”自宋明理学诸儒兴，然后非可与适道者，即不可与共学，而孔学之规模狭矣。自有清儒，谓惟训诂考据始可尽儒学之能事，是乃可与共学，而终不能相与以适道，斯孔学之境界浅矣。



近儒偏尊清人之考据训诂，而深斥经学与儒统，此又学术之一变也。其风忽焉，既不可久，亦有窥其弊而转治宋学者，乃以谈心说性拈为哲学思辨之题材，此又非孔门志道约礼之学之真相也。

故孔子博学而能一贯。其博学也，必“游于艺”，

“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必尚实习，求实用。依于仁，必施之于人道。据于德，必归之于一己之德性。学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有小道焉，有大道焉。博弈亦有道，苟不多窥古人成局，不多与名家对手，若不于多变之中运吾思以求其通，而曰“吾知弈道”，斯必为无知之归矣。故多学而一贯之者，乃道也。博学而能一贯之，斯其道大矣。道之大，可以通于天。然必据于德，非性所近，即不可据。又必依于仁，非人所近，即不可依。又必先游于艺，凡入世间一切艺，皆必依仁、据德而始成其为一艺者。故“游于艺”，乃为学之始事。“志于道”，乃为学之终极。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夫子何所不学，又何常师之有。大哉孔子！斯其所以博学而无所成名也。

孔门之学，有始卒焉，有本末焉。今日而言尊孔子，莫过于广共学之途。使人人游于艺，有时习之乐。进而博之，深之，教其依于仁，据于德，而志于道。实学光昌，大道宏通，则人得所安，性得所畅，而孔子之思想，亦即此而在，庶乎使学者亦可仰企于颜子之叹“欲从末由”之一境也。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为《中央日报》孔子诞辰纪念作，原题名《略论孔学与孔道》。)

本文选摘自《学龠》(精装)

作者：钱穆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系钱穆先生谈论为学之方法与门径的专门著述。钱先生在书中首先谈到孔子与朱子谈论读书的内容，后又列举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等近代名儒谈论读书的言论，并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者可由此获知治学之源流。后几篇，钱先生从当身感触谈起，希冀好学之士取而为法，获得为学之一门径。



生命该如何奋进

◎ 刘述先/文

这本集子所选录的是当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四位先生的作品。在这四位先生之中……

这

本集子所选录的是当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四位先生的作品。在这四位先生之中，梁先生是更老一辈的学者，现已年逾九十，一直定居大陆；另外三位先生都在1949年离开大陆，活跃于港台的学术文化圈，现在只牟先生一人还健在，年约七十岁，唐先生与徐先生则已于近年逝世。



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兴起是有它的理由的。从清末维新、革命的思想浪潮开始，到五四的反传统，以至于毛泽东的破四旧，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莫不是对于传统反动与否定。但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果真是一无是处么？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有识之士，甘冒时代之大不韪，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重新肯定儒家思想的意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他们的思想是通过一己的独立思考与实存体证，经历千锤百炼以后提出的成果，或者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咀嚼一

番罢！

梁先生的《我的自学小史》恰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维新思想、家庭气氛开放自由的环境之中，更令人惊诧的是，他少时竟未背诵过四书五经。他的起点是功利实用的思想，但不到二十岁便认定“人生唯是苦”而倾向于佛家的出世思想，中间曾经一度实行素食。一直到最后才归向儒家思想，于父亲逝世三年之后才结婚，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他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不满意印度过分后退出世的思想，也不满意西方过分前进现实的思想，而认定儒家的中庸之道兼顾到两个方面的要求而指点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他仍嫌中国文化过分早熟，而希望中国能够兼采西方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能预烛机先，防患于未然，为人类找到一条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梁漱溟 1911 年于顺天中学高等学堂毕业，特借长兄方留日归来所带回日本大学生的服装鞋帽留影纪念）

梁先生论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标举出“情”之一字，这是现代西方科学，乃至马列主义所未能照顾到的人生的极重要的一环。甚至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梁先生始终不曾放弃他自己的根本立场。海外对梁先生的人格最钦佩的地方，就在他能够坚决不改素行，这显出了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证明儒家的精神在今日还未曾销毁殆尽。

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开展方面有重要的创发。他在中年著《政道与治道》就明白指出，传统儒家外王之道不足，必须转接上现代西方式的民主，建立法治，才可以解开传统朝廷政治的死结。他在最近演讲更进一步指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说法已不适用于现代；一个读书人若不能了解现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哪里够资格去领导农工商。他的思想虽仍肯定在文化的开展上应建立精神的指导原则，但落实下来，却肯定一种文化的多元论，绝对不许与抱残守缺之辈的想法混为一谈。

牟先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毕竟在于他对传统儒家内圣之学的义理的疏解，这就是他所谓的“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关注之所在。《心体与性体》的伟构现在已成为中外公认的研究宋明儒思想的经典性的著作。虽然他谦说他所做的乃“辩以示之”的下层工作，不是“圣人怀之”的最高境界。但现代人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下层的工作。在道统之外，还要建立政统、学统，这才能够扩大自己的传统。



(牟宗三先生)

牟先生出身农家，早年致力于逻辑架构式的思辨之学。后来受熊十力先生精神的感召，这才转归圣学的途径。他早年也曾想参加实际的改革，后来才专心一志做文化学术的工作。他想做的是吸纳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来充实中国哲学的内涵。在古代、宋明之后，在今日把儒学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无体、无理、无力的大问题。

比较起来，唐先生绝早就表现出他之偏向于思辨学术的性格，他一生工作在学院之内，但一样免不了受到时代浪潮冲击的痕迹。一直到他思想成熟之后，他才讲“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早年他的思想倾向于实在论，也不特别尊孔，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

有两度转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在早年出版《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师友交相赞誉，独熊十力先生谓，开始一点即错了。原来唐先生由“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推断中国哲学是无体法，熊先生极不以为然。后来唐先生再四反省，才发现熊先生是对的。来港后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便提出将前书废置。另一是他在1949年之后，转来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两位先生创办新亚书院，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徐复观先生则创办《民主评论》，是时唐先生与牟先生论学最相得，他们几支健笔，当中国文化之存亡之秋，大力宣扬中国文化的意义。以后三位先生又和张君勱先生一同发表《文化宣言》，此稿即由唐先生起草，由徐先生修订，而后由四位先生一同签名发表，成为当代新儒家思想之一重要文献。



（唐君毅在香港九龙寓所的书房（1963年））

唐先生早年的文字极富文艺气息。但在概念的清晰性上不如牟先生，但他所表现的融摄的精神则包容

文化的不同领域。无怪乎在唐先生逝世之后，牟先生誉唐先生为“文化意识之巨人”。唐先生要为世界之各种思潮都找到一个地位，而最后归宗于孔子。他论仁心之不容己，突显出温润惻怛之情。所向往的是一理情交融的境界。

如果说唐先生的现实生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生命，那么徐先生的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命。由他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出生于贫穷的农家，以后厕身军旅，又卷入现实政治，一直到后来来到台湾，这才转到教育岗位，真正下功夫做学问事业。所以在年龄上徐先生虽比牟唐两位先生略长，在学问上却反而处于一比较后进的地位。

但徐先生是我所见到的少数极聪敏的人之一。他形容运思犹如运用一把刀子一样，只要学会做学问的方法，那么运用到任何范围，处理任何资料，都可以收到丰硕的结果。他的思路自成一特殊的风格，不仅是“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也是“义理与考据之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言说。正由于他在现实上的丰富阅历，往往使他能够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角度。他写《两汉思想史》，特别能够看到在现实政治势力的笼罩之下，像《史记》或《淮南子》一类作品的微言大义。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笔锋下的一股抗议精神。而他的笔不只写古代，可说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的乃是他的时论，他的忧时之深。发言之慷慨激烈，不能不令读者为之动容，不愧为一位历史文化的斗士。



（徐复观先生 青年读书时摄）

如果说这部书有什么缺点的话，我不能不指出，这部文选没有选录熊十力先生的作品。牟、唐、徐三位先生都是熊先生的亲炙弟子，于梁先生反而只有间接的关联。而梁先生与熊先生则为诤友，彼此之间有极亲密的关系。好在徐先生有一文谈到有关熊先生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令人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熊先生出生贫家，早岁参加革命运动。中间跟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后来撰《新唯识论》，才转归儒家，体证乾元性海。熊先生的系统今天虽没有人追随，但熊先生的精神却贯注在他的弟子身上。他是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泉源，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这部书最令我激赏的是，选录的是四位先生的活生生的探索学习的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所以更令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要了解这几位先生的学术，自必须去读他们的大部头的著作。但只需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不容加以抹煞。

读了这部书乃可以令人了解到，民国初年的科学玄学论战，以及后来在台湾的传统派、现代派的论战，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成分。肯定谈玄，指出科学的不足，不是说科学没有价值，而说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不肯定传统的优点，并不是说不承认传统的缺点与限制，或者是阻挡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必须建筑在传统的基石上才能成功，而我们对传统与现代都要

有选择性的智慧去抉择，才不致于落入“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悲惨境地。

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自决不是全无渗漏。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许多建树，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咀嚼，但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还有待时日。传统与现代究竟要怎样结合？这中间还有许多严重的困难，不容我们轻忽过去。但有信心，就有前途。我希望读过这部书的人能建立一种使得“硕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气概，奋发起自己的生命向前探索，那就不至于空入宝山，无功而回了。

1983年11月29日 微恙后于中大

推荐阅读：《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汪曾祺：宋朝人的吃喝

◎汪曾祺/文

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杜甫的《丽人行》里列叙了一些珍馐，但多系夸张想象之辞……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唐 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杜甫的《丽人行》里列叙了一些珍馐，但多系夸张想象之辞。

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过八品，四个高足的浅碗，四个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圆球形的东西，有点像外面滚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颜色是鲜红的，很惹眼，用放大镜细看，不过是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么。

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煮”。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叽的，可以解腻。有人“忽出新意”以山羊肉为玉糝羹，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罢了。当然，想象起来也不难吃。



（东坡肉）

宋朝人的吃喝好像比较简单而清淡。连有皇帝参加的御宴也并不丰盛。御宴有定制，每一盏酒都要有歌舞杂技，似乎这是主要的，吃喝在其次。

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载《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使臣诸卿只是“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列浆水一桶，立杓数枚”。“看盘”只是摆样子的，不能吃的。

“凡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咸豉、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第四盏下酒是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第五盏是群仙、天花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莲花肉饼；第六盏假鼋鱼、密浮酥捺花；第七盏排炊羊、胡饼、炙金肠；第八盏假沙鱼、独下馒头、肚羹；第九盏水饭、簇钉下饭。如此而已。



（宋徽宗赵佶文会图）

宋朝市面上的吃食似乎很便宜。《东京梦华录》云：“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玻璃浅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菜蔬精细，谓之‘造羹’，每碗十文。”《会仙楼》条载：“止两人对坐饮酒……即银近百两矣。”初看吓人一跳。细看，这是指餐具的价值——宋人餐具多用银。

几乎所有记两宋风俗的书无不记“市食”。

钱塘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最为详备。宋朝的肴馔好像多是“快餐”，是现成的。中国古代人流行吃羹。“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不说是洗手炒肉丝。

《水浒传》林冲的徒弟说自己“安排得好菜蔬，端整得好汁水”，“汁水”也就是羹。



《东京梦华录》云“旧只用匙今皆用箸矣”，可见本都是可喝的汤水。其次是各种爇菜，爇鸡、爇鸭、爇鹅。再次是半干的肉脯和全干的肉。几本书里都提到“影戏”，我觉得这就是四川的灯影牛肉一类的东西。炒菜也有，如炒蟹，但极少。

宋朝人饮酒和后来有些不同的，是总要有些鲜果干果，如柑、梨、蔗、柿，炒栗子、新银杏，以及莴苣、“姜油多”之类的菜蔬和玛瑙饧、泽州饧之类的糖稀。《水浒传》所谓“铺下果子按酒”，即指此类东西。

宋朝的面食品类甚多。我们现在叫做主食，宋人却叫“从食”。面食主要是饼。《水浒》动辄说“回些面来打饼”。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锅、新样满麻……《东京梦华录》载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五十几个炉子一起烙饼，真是好家伙！



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巢的记载。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这大概和明朝人的纵欲有关系，记得鲁迅好像曾经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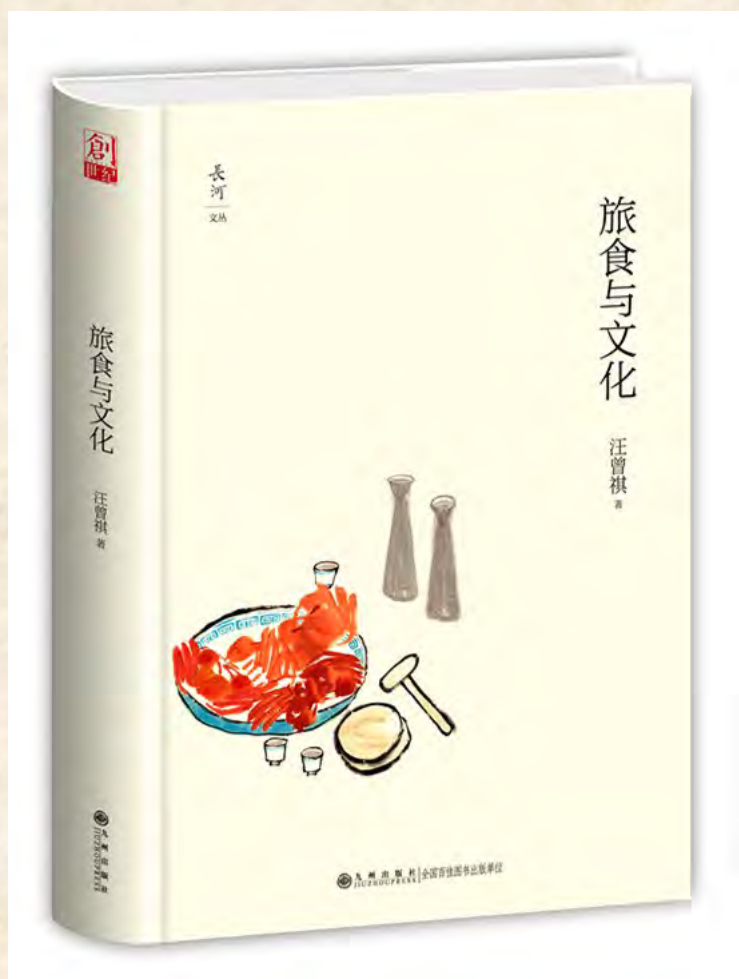
宋朝人好像实行的是“分食制”。《东京梦华录》云“用一等玻璃浅碗……每碗十文”，可证。《韩熙载夜宴图》上画的也是各人一份，不像后来大家合坐一桌，大盘大碗，筷子勺子一起来。这一点是颇合卫生的，因不易传染肝炎。

1967年1月18日

本文摘自：《旅食与文化》(精装)

作者：汪曾祺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汪曾祺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散文集，主要收录他一生记旅行和谈饮食的美文。本书绝版多年，此为精校后新版。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也是其文学的传人，作品中蕴涵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汪老也是性情中人，自然洒脱，喜欢旅行和美食，他曾感叹：“活着多好呀！”



刘备托孤

◎ 剑眉枉凝/文

章武二年(222年)冬，
也就是猇亭惨败后没
过多久，六十二岁的刘
备身患重病，隐隐感到
大限将至……

哀莫大于心死。

章武二年(222年)冬,也就是猇亭惨败后没过多久,六十二岁的刘备身患重病,隐隐感到大限将至。

是安排后事的时候了。

知子莫如父,接班人太子刘禅能力不强学问不好,刘备是清楚的。有一次听到刘禅同志学习很有进步,他就喜出望外,这是一个明证(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再加上刘禅同志年纪还小,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刘备需要安排几位顾命大臣辅佐他。

放眼望去,此时蜀汉人才凋零(除前面提到的人物外,马超、许靖、刘巴都在章武二年病逝),最具治国能力最受刘备信任有且只有诸葛亮。



(诸葛亮、刘禅剧照)

当年诸葛亮从隆中出山之后,虽然刘备很快就说过如鱼得水的话(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实际上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是凭借自己在工

作中的出色表现，逐步获得老板肯定的。尤其是夺取益州之后，每次刘备出军征战，都是诸葛亮留守大本营，他的能力和忠诚进一步得到了刘备的充分肯定。再考虑一下年龄问题，四十出头的诸葛亮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

孔明，就是你了。

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将留守成都的诸葛亮召到永安，进行了著名的永安托孤。

刘备托孤，历来备受称赞，被认为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让人追慕不已。但同时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尤其是近些年更加愈演愈烈，认为是刘备在试探诸葛亮、警告诸葛亮、吓唬诸葛亮，完全归结于阴谋论。

这一切都来源于一段话，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所说的一段话：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前面一句说诸葛亮能力远远超过曹丕，一方面是对诸葛亮能力的高度肯定，一方面是安排重要工作时老板对员工的勉励，让员工更有信心做好工作。话中的“安国”指的是治理好蜀汉，“定大事”自然指的是完成未竟的统一大业。有一些人认为，刘备说“安国”就意味着蜀汉不安，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日后诸葛亮北伐就是转移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后边分析)，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古人常说“安邦定国”、“治国平天下”，都是普遍意义的提法，并不是特指国家不安、天下不太平。

引发质疑的症结在于后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刘禅当了皇帝后行为不靠谱是个败家子，那么你诸葛亮可以自己当老板。有人认为，“君可自取”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三个儿子中间选择一个当皇帝，这完全是一家之言，为求新意而曲解古人。

在一个家天下时代，刘备表示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一生得来的皇帝宝座，就由诸葛亮来坐。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只发生了这一次，可谓空前绝后。



因此，许多人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给予高度称赞。

因此，许多人不相信这是真的，想方设法推翻它。

但这件事在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而且有多处确凿印证，真实性不容置疑。那怎么推翻？

看来只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了。不能质疑真实性,就质疑出发点和用意,于是猜测论、阴谋论纷纷出炉,连康熙皇帝都提出了怀疑。

我们知道,说话是要看对象的。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同样的一句话,说给不同的人听,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曹操、曹丕、曹叅爷孙三个轮番上阵,对司马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他好好辅佐子孙,即使说出与刘备同样的一番话来,对于司马懿来说完全就是空气,到时候他照样有机会就篡位,丝毫不会跟你客气。

所以,剥离了说话的人物单独分析这段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说话的人物。

这段话,说话的人是刘备,说给诸葛亮听。刘备是一个看人看到骨子里的人,尤其是诸葛亮,跟随他已经十七年,他不可能不了解诸葛亮的正直和忠心。因此,刘备清楚即使说了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自己当老板,诸葛亮也不会这样做。他说这句话的用意不是鼓励诸葛亮篡位自己当皇帝,那种万不得已的情况当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那为什么刘备还要这样说呢?

答案在于七个字——诸葛一生唯谨慎。

刘备看人看得十分透彻,非常清楚诸葛亮是一个谨小慎微、胆子不大的人,他说出即使你自己当老板我都没意见的话,为的是让诸葛亮放开手脚好好去干。

为了让诸葛亮胆子再大一些，束缚再小一些，刘备还给三个儿子明确留下遗嘱，让他们“父事”诸葛亮。

刘备的用意是很明确的，能够引来那么多的怀疑，也只能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权谋者见权谋来解释了。

托孤，出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更出于刘备对诸葛亮的深切了解。



（诸葛亮剧照）

刘备托孤时，除了诸葛亮，还有尚书令李严在场，被任命为诸葛亮的副手，一同担负托孤重任。这一方面是让李严做个见证人，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刘备用人多多益善的思想，并不是让李严牵制诸葛亮。

因为刘备既然对诸葛亮说出你可以自己当皇帝的一番话，再加上三个儿子都要父事诸葛亮，如果诸葛亮真的要篡位，那根本就是神仙都拦不住的事情，李严也就只能低下脑袋乖乖听话，否则大好脑袋肯定

要搬家。

但偏偏就有人要说刘备是安排李严牵制诸葛亮，还说李严后来被罢官是诸葛亮存心要夺权。

日后诸葛亮与李严闹矛盾，主要责任毫无疑问是在李严身上。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费口舌了。

需要指出的是，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诸葛亮存心要全面掌权，也不必过多地指责他。

因为在一个专制时代，管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谁要想干一番大事，必须首先掌握权力。

商鞅变法成功，是因为秦孝公大力支持。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死，新法全被废除。张居正能够推行一条鞭法，是因为大权在握。这样的例子，就不需要多举了。

因此，分析历史评价古人，不应该过多地看他是不是存心掌权，重要的是看他掌权后做了什么——是利用国家公权力中饱私囊、满足个人欲望，还是一心为国为民、尽心尽力！

诸葛亮主掌蜀汉大权十多年，日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家无余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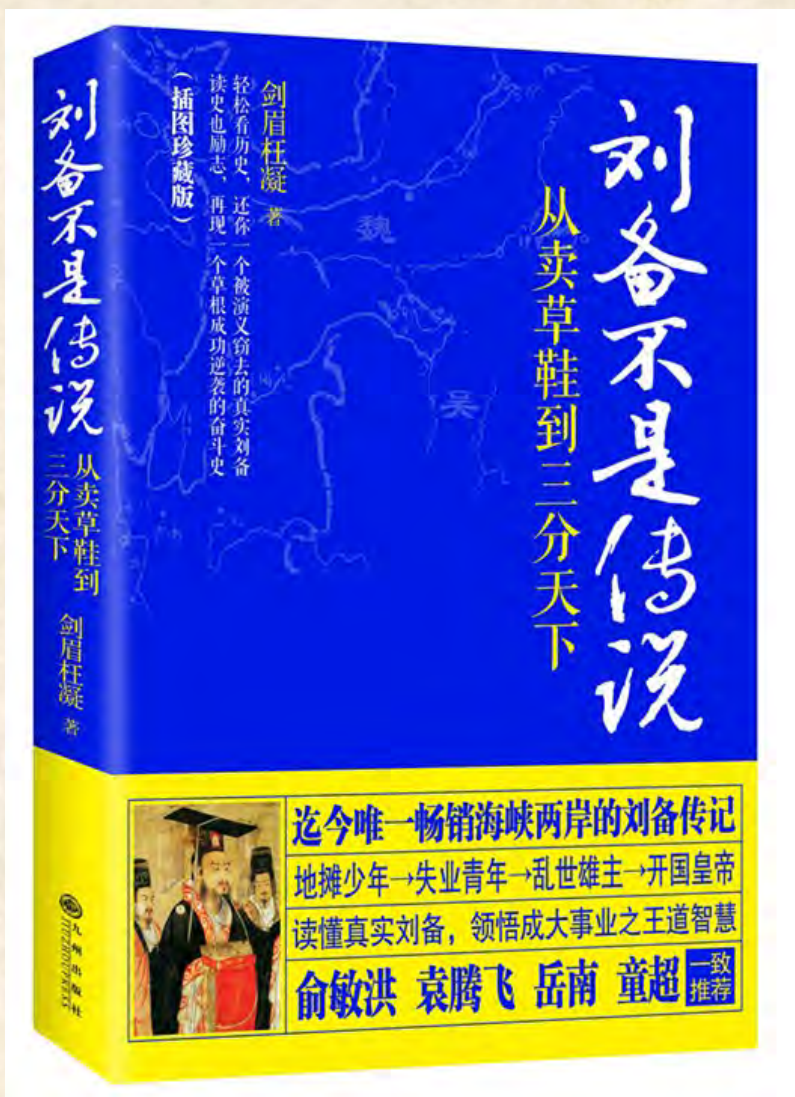
够了，足够了！

诸葛亮终究没有辜负刘备对他的信任。

本文选摘自《刘备不是传说：从卖草鞋到三分天下》

作者：剑眉枉凝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受好评的刘备传记。

作者剑眉枉凝依据《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大量史料，用轻松晓畅的语言风格，对刘备生平中的重要事迹和众说纷纭的三国历史疑案加以令人信服的解析，写出了一个既真实可信又可爱可敬的刘备，并以刘备的一生事迹来解读，一个草根少年如何通过富有正能量的奋斗之路，成长为乱世三国中的一代雄主。



霜降篇·第37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唐文洁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回顾:当当读书

【往期回顾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讀享 
JIUZHOU PRESS

霜降